

随笔

文史苑内添新枝

——介绍《汴宋竹枝词校注》

汴浚

杨庆化先生的《汴宋竹枝词校注》一书近日由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此书是开封市地方史志办公室组织编写的开封地方文献整理丛书之一。此书的问世对于“以古闻名,以新出彩”的今日汴京来说可谓推陈出新,意义非同凡响。

大家都知道宋人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是以文字记载北宋时期开封盛世的著名史书;宋人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是以画面反映北宋时期开封盛世的长卷杰作;而清人李于潢的《汴宋竹枝词》则是以诗歌的形式,吟唱汴宋的空前盛世,被后人称为“用诗写就的《清明上河图》”。李于潢的《汴宋竹枝词》共计录诗109首,涉猎园圃、街市、节令、饮食、服饰、礼

俗、茶楼酒肆、俗语民谣等汴京风貌。诗作者一笔在手,俱陈万物,既有诗情画意,又有春秋历史,是一部难得的文献作品。杨庆化先生是我市一位著名的开封地方史志研究者,工程师出身的他长年热爱文史学习和研究,成果累累。特别是退休之后,庆化更是击浪搏击,更上一层楼。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我国研究杜甫、吴敬梓、竹枝词、历代宫词等的著名学者杜良任老先生发表在《故宫博物院院刊》上的《一幅用诗写成的〈清明上河图〉——论李于潢〈汴宋竹枝词〉》,就引起了庆化的关注。从此,熟读原著、寻觅相关史籍、勘校正误、构思校注文字成了他的心中大事。

从《汴宋竹枝词校注》全书看,庆化在以下几个方面作了校注和编纂:一是对原注的校勘,按照习惯、规定和

国家文字出版标准,凡文句不通或与原著文意相违的进行校正,并作出校记。二是对有的原注虽与被引用的某种版本的原文一致,但有明显不妥和疑义的,就根据该书的其他版本进行比较,核对订正。三是古籍名著中的叙述错误并不为奇,但《汴宋竹枝词》中有些照抄不改,对此要加以解决。最典型的是关于汴河的流向,诸古籍版本及《汴宋竹枝词》所表述的都和实际流向相反,这就必须加以改正。四是《汴宋竹枝词》原著中有张冠李戴的地方,对此均据原著所引内容及相关记载进行了校改。五是原著引用了大量的古典诗词,多是选录,很多未标篇名标题。为便于今人研究和查找原诗,都做了相应的补全工作。六是原著所引古籍资料原始性很强,不少古书名现在知者甚少,一律都改为今天流行实用

的现书名。七是《汴宋竹枝词》所引用百余种古籍,庆化基本上都找到了,校勘用书亦在百种以上,工作量实在很大。八是为了便于读者阅读,将原书的繁体字通改为规范的简化字。书中的异体字、俗体字、勘误以及古人用的简化字均加以纠正。原书无标点少序号,特加补足。

我市的历史文化资源十分丰富,精心耕耘十分重要。开封市地方史志办公室在市委、市政府的直接领导下,为记录开封社会经济的发展,为开拓开封地方文献的发掘和整理做了极大的努力。《汴宋竹枝词校注》的出版就是一个珍贵的成果。杨庆化先生在出版前言中写道:“校注完《汴宋竹枝词》,觉得是完成了一件大事。”笔者捧读完庆化馈赠的新书,也觉得是“倾感不胜”啊!

 感悟人生

让自己释然

郭东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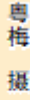
没退休前,我的工作整天跟小商小贩打交道,因为一些缴费、占道经营等琐事,商户与商户吵架拌嘴的事时有发生,我们整天需要调解此类事情,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很难使对方都满意,这让我很是郁闷,甚至有时会把工作中的不愉快带回家,有时更是气得回到家连饭都不想吃。


某日与老公交谈,他给我讲了一个故事:孔子有个弟子早上在门外扫地,这时来了一个人问他:“你是谁呀?”孔子的弟子很骄傲地说:“我是孔子的弟子。”对方又说:“你既然是孔子的弟子,一定见多识广,那我问你一个问题吧,你知道一年有几个季节吗?”孔子的弟子马上回答:“四季呀,这个问题多简单呀!”那人说:“不对,一年有三季。”于是两人为一年到底有几个季节而争论不休。两人决定打赌,谁输了要给对方磕三个头。正在此时,孔子从屋里走出来。那人便问了孔子这个问题。孔子回答:“一年有三季。”那人很高兴,于是孔子的弟子很不情愿地给那人磕了三个头。

那人走后,孔子的弟子很纳闷地问孔子:“师傅,一年明明有四季,你怎么说有三季啊?”孔子说:“你没看见刚才那人穿一身绿吗?他是个蚂蚱!他一年只能见到春、夏、秋三季。他没见到冬天,所以他认为一年有三季。你再怎么跟他说一年有四季也说不通,何必与他费口舌呢!”

呵呵,听了这个故事,我恍然大悟——原来生活中不是也有很多这种只知道“三季”的人存在吗,何必要与这些人争论是非!这件事之后,但凡生活中、工作中遇到不讲道理的人我就想起老公讲的这个故事,然后让自己变得释然起来——不与这些人一般见识,他们都是蚂蚱!从此免生了许多闲气。

心随雪舞

 粤梅 摄

 岁月如歌

胡同情缘

吴建华

自从前些时家中添了小孙女,我就一直在儿子家居住,帮着照顾孙女。几天前,我回到位于福寿胡同的我老家拿些东西,却突然发现,这段时间没在胡同里居住,这条居住了40年的胡同变得竟有些陌生了。

4个月未曾在此居住,走进这条胡同,觉得分外寂静。一条细长的小街从这头望到那头,竟没看到一个人影。冬日的暖阳斜斜地照射在青砖斑驳的墙头,夏日曾青翠缠绕的丝瓜藤如今已变成褐色的枯藤,无力地垂挂在电线杆上,随着寒风的吹拂来回飘动。曾经热热闹闹的小胡同已全然变了模样,这情景不禁令我想起从前,想起当初与这条胡同结缘的光景。

1978年秋,我结婚嫁入了这条胡同,至今已40个年头。那时的胡同还是很古朴陈旧,青石板路,巷深路窄。小街上大多是平房老院,青砖

灰瓦,高大门楼。胡同里的居民大多是老户,多年邻居,相处甚洽。夏日里,大家聚在胡同口挥扇纳凉,谈古论今侃大山。冬日里,有人在胡同中间拢盆火,大家围拢取暖话家常。光阴就在这里慢慢逝去,40年的岁月恍然已过。

40年日月如梭,胡同里的房屋已大多翻盖成了两层小楼。那些高门楼深宅院都换成了防盗门紧闭的现代化门庭,只有胡同北头还保留着两座陈旧的高门楼,让人依稀想起过去的光景。40年过去,当年20多岁的年轻女子已白发染鬓,胡同里满街跑的孩子也已人过中年,各自操劳着自己的事业和家庭。胡同老了,人也老了!

胡同里的老人们越来越少,胡同里的年轻人也大多搬离了胡同。他们向往着高楼电梯房,不愿意再坚守着胡同。于是,胡同里越来越冷清,越来越萧瑟,只留下街北头那棵老槐

树依然挺拔,街南头那棵大桐树春来依旧开满紫花。然而,仍有一些老人还住在胡同的老院里,固守着自己生活多年的家,如我一样,对胡同充满了感情,毕竟与胡同结缘已40年,这情缘早已根深蒂固,深植心中。

随着古城的发展建设,许多老胡同已消失了。也许有一天,我也会搬离这条胡同,离开这所老院。但我不会忘记这条胡同里我的家,不会忘记院里那棵百年石榴树,不会忘记胡同里亲如一家人的左邻右舍们!夏天的夜晚,我会想起一起摇扇纳凉的“侃友”们。冬天的清晨,我会忆起幽静的胡同里一串悠扬的“拿奶”的叫声……

开封的胡同文化源远流长,就像一幅活跃流动的《清明上河图》,在古城的街巷中缓缓展现。我在古城的一条胡同中生活了40年,那情缘早已深植于心中,化为对家乡的深深眷恋。不论时光如何流逝,这种情感恒久不变!